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4月8日 (第188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学者杜大伟评估中美关系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

美国通过发起冷战来削弱中国的风险太大，结果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和平共处，就必须坦诚面对两国之间的分歧，同时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

## 哈佛法学院：美国上市公司CEO更偏爱共和党

美国上市公司的CEO能够通过影响公司政治开支以及发表政治观点来影响美国政治。相较于民主党，这些CEO更偏爱共和党。

# 中美关系

## 特朗普希望北约盯紧中国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3 月 20 日载文称，特朗普政府称对抗中国的网络和商业力量应是北约的一项优先任务，此举是美国的外交优先事项从对抗伊斯兰恐怖分子转移到所谓的大国博弈的一部分。

美国和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对北约施压，让他们在日常工作以及在 4 月华盛顿北约国家外长会议上解决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数月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劝说欧洲，让其拒绝中国在基础设施和电信网络方面的投资。但欧洲一些国家对此冷眼相待，因为美中贸易摩擦和特朗普对欧盟以及北约的攻击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困扰。

虽然许多欧洲人认为中国确实可能对西方构成潜在威胁，但一些人并不认为北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平台。此前北约的关键议题中从未出现过中国。前美国国防部官员雷切尔·埃勒胡斯（Rachel Ellehuus）称，虽然中国未给北约带来直接军事威胁，但北约可以关注网络安全、中俄某些军事合作以及中国华为对欧洲 5G 基础设施投资等其他问题。

## 美媒：美国无需担心与中国会发生冷战

《华盛顿邮报》近期载文称，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警告称中国是比苏联复杂得多的对手，事实上，尽管中国在全球公开对抗美国，但中国带来的威胁仍不及苏联，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无需担心与中国会发生冷战。

尽管中国取得了诸多成就，但还没有像苏联那样将政治、军事和文化实力相结合，而正是这种结合使得苏联能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挑战美国。如果美国要避免夸大当前的中国威胁，就必须认识到今天中国与处于巅峰时期的苏联之间的实力差距。这并不是在弱化中国带来的挑战，而是要提醒人们，事实证明美国完全有能力处理类似的长期对抗。

美国既没有处于与中国的全球冷战之中，也没有面临类似于“古巴危机”这样的危险局面。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苏联在冷战时期的经济实力也十分强大；中国在发展软实力上投入了大量资源，结果喜忧参半，但这正是苏联的长处，在冷战高潮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吸引了数千万追随者；苏联还利用二战的破坏力和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向世界各地派遣政治、军事、经济顾问，以在非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中国的科技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苏联不仅在核武器技术与美国旗鼓相当，实际上还在太空飞行技术上超越了美国，虽有消息称中国在关键技术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但目前还没有类似当年人造卫星的成功例子。

未来几年，中国仍将是一个竞争对手，但在其威胁达到苏联的程度之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让中国和美国有机会走上不同于美苏的道路。

### **美专家：美中在处理双边关系时缺乏连贯策略**

《大西洋月刊》网站 3 月 28 日载文称，华盛顿对北京的敌意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美中关系并不总是这么糟糕，目前美中双方在处理双边关系时缺乏连贯的策略。

美国和中国将再次寻求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贸易争端。然而，

最近华盛顿并没有考虑与中国进行和平接触，美国派遣军舰经过台湾海峡，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北京的指责。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并称与北京开展技术合作存在风险。

上述事件是美中关系很不正常的表现。目前，两国正努力克服贸易方面的分歧。如果谈判成功，两国经济可能会进一步融合，双方进而将围绕一系列不断扩大的问题展开争论，从领土主权到尖端技术和基础设施项目。

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现任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的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两国政府在处理彼此关系时似乎都没有一个连贯的策略。“美国和中国彼此想成为朋友，还是敌人，还是友敌呢？他们对未来的关系有什么具体的设想？真的有人在考虑长期关系吗？”

### 美学者杜大伟评估中美关系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

美国通过发起冷战来削弱中国的风险太大，结果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和平共处，就必须坦诚面对两国之间的分歧，同时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与中国密切接触的八个领域，并认为美国应吸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制定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在更多领域合作的战略。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在这 16 年间与中国展开了密集的双边外交，目的是在安全、经济、环境等一系

列问题上获得中国更多的支持。

外交是一种试图让其他国家做本国想做的事情的艺术。就美国而言，希望中国支持二战结束时美国牵头建立的经济和安全机制。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与中国接触并邀请中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体系的整个战略已经失败。然而，这种评估过于消极。以下评估了美国与中国密切接触的八个方面。

中国在三个方面的表现超乎预期：货币和全球经济失衡、气候变化以及核不扩散（尤其是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在两个方面，结果符合预期：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援助；在三个方面，中国没有做到美国所希望的：市场准入、南海军事化、民主人权。有趣的是，这些成功和失败并没有反映到特定的经济或安全领域。

这种复杂的外交结果使得美国很难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有人建议通过发起新的冷战来削弱和孤立中国，然而风险太大。截至2017年，有144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其与美国的贸易额。如果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美国的伙伴们不太可能追随美国，结果美国反而会孤立自己。美国也许可以借鉴上述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个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在更多领域合作的战略。

所有成功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中国清楚认识到所讨论的全球公共物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此外，多边机构强化了美国双边外交的作用。除非将有关问题嵌套在多边协议中，否则美国难以改变中国的行为。

基于上述逻辑，发展援助、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等问题存在进步空间。解决后两个经济议题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纳入一个现代贸易协定，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很好的例子，美国的退出是极大错误。

在发展援助问题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双边努力由于缺乏透明度，缺乏竞争以及贷款的商业性质，可能出现各

种困难。而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多边努力可能会更加成功。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向多边机构投入更多资源，使双边援助更加透明、规范。

美中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双方能够就全球公共物品展开合作，即使严重分歧可能仍然存在。在南海，可以通过多边共同努力加强航行自由，但中国不太可能逆转对这些岛屿的军事化。

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美国需要继续发声，成为其他国家更好的榜样。但除此之外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因此在这个领域，多边策略不太可能取得进展。

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和平共处，就必须坦诚面对美中之间分歧，同时许多问题上开展合作。美中确实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 美国外交

### 美刊：美朝谈判的窗口尚未关闭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3 月 24 日载文称，河内峰会后，美国和朝鲜的立场都未强硬到不可逆转的程度，双方面临的挑战在于采取实际步骤，使谈判重回正轨。

文章称，在河内峰会后，特朗普和蓬佩奥以富有成效和友善来描述会谈，展示了美国将推进与朝鲜关系的决心。尽管朝鲜最近威胁要放弃谈判并恢复核与导弹试验，但也赞扬了两国领导人的关系，显然对谈判敞开大门。

关于美朝谈判重回正轨的下一步措施，现在问题在于哪方的文本将作为谈判的基础。相较于美方，朝鲜的提案更为现实，拆除宁边的钚生产设施是解决所有裂变材料生产问题的起点。朝鲜

的责任在于如何详细定义其提案，以使之成为对话的可靠基础。朝鲜必须详细说明其计划拆除的设施及其拟议的制裁减免顺序，并提出取消制裁的现实要求。同时，随着工作层面认真谈判的开启，特朗普应该将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提升为总统特使，这将激励朝鲜认真参与并在工作层面做好充分准备。

文章指出，推迟恢复谈判是冒险的。特朗普给了金正恩一个全球平台，使其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金正恩不太可能冒险做可能在国际上招致批评的行为，但他也威胁称可能会重新考虑谈判和暂停试验。双方拖延的时间越长，朝鲜半岛局势就越不可预测和不稳定。

### 特朗普寻求绝对主权的行可能会损害 WTO

《世界政治评论》杂志网站 3 月 25 日登载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斯图亚特·帕特里克 (Stewart Patrick) 的文章称，世界贸易组织 (WTO) 面临的重大威胁是美国，特朗普决定削弱甚至是破坏该组织。

文章称，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宣称 WTO 威胁到美国的主权。他们批评三点：一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要求成员国将争端提交 WTO 专家组裁决，并将任何上诉送交上诉机构进行最终判决；二是其他成员国可能会不顾美国反对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三是 WTO 法官发布的解释和决定将扩大国际贸易法的主体，超出 WTO 创始成员国的设想。

WTO 显然需要改革，且改革有两大优先事项：一是彻底检查国家分类制度，目前该制度允许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获得优惠待遇；二是打击国家干预。WTO 的多边改革可以切实取得进展，但前提是美国放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并重

新致力于发展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

但不幸的是，白宫的首要目标是恢复 WTO 成立以前的“国际贸易的灵活性”。在寻求绝对主权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将整个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置于危险之中，进而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没有 WTO 规则提供的保护，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在国外一定会面临更大的歧视和障碍，而美国将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多边机制来寻求救济和赔偿。

### **美媒：俄罗斯仍是美国民主面临的巨大威胁**

Vox 网站 3 月 24 日载文称，虽然根据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结果，特朗普没有“通俄”，但俄罗斯仍对美国民主构成巨大威胁。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 说：“总统大获全胜，我们不应该再谈论俄罗斯。”但这种说法存在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即使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与特朗普团队勾结，俄罗斯仍是美国民主的一大威胁。

首先，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William Barr) 表示，美国一些情报机构甚至穆勒的报告都称俄罗斯干预了 2016 年的总统大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克里姆林宫还试图影响 2018 年中期选举，而且很有可能准备搅乱 2020 年的总统选举。其次，能够看到俄罗斯在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接触中明显取得了进展，尽管特朗普和他周围的一些人拒绝了俄罗斯的接触。

可以想象，如果运气好的话，俄罗斯或许能更深入地接触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或竞选团队。这意味着，无论有没有“串通”，俄罗斯对美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 阿富汗在美国撤军后可能无法幸存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3 月 25 日载文称，如果美国唐突地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可能会重新掌权，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将再次成为“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极端分子的避风港。

美国决策者应该研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教训。制定撤军时间表只会导致暴力增加，因为随着超级大国的退出，其他不同势力将争夺权力。因此，美国不应制定撤军时间表。下一步，美国应确保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会谈。中国和俄罗斯在防止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避风港方面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情况要困难得多。尽管两国都乐于看到美国离开，但二者都未致力于推动阿富汗独立。不过，美国还能对伊朗和巴基斯坦施加影响力。一方面，美国控制着撤军的步伐；另一方面，美国得到了阿联酋和沙特的支持，两国都向阿富汗国民军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且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和防范伊朗威胁，两国准备投入更多。

最后，超级大国退出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定义一个理想状态。特朗普应该设想阿富汗出现多党民主，在这种状态下，塔利班与其他人和平竞争。这将使那些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感到光荣，同时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袭击的集结地。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谈判不应与美国 2020 年总统选举日程同步进行。

## 特朗普成为“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总裁、中东问题专家阿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在 CNN 网站撰文分析了

为何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极度需要对方”。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3 月 25 日在白宫的会晤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约会”。两人都厌恶伊朗、激进伊斯兰和媒体，这些不满可能催生了某种纽带。

所有美国总统（即使有些与以色列领导人关系紧张）都与以色列保持着牢固的关系，尤其是在安全方面。但特朗普把这种关系提升到了新的水平，并“荣获”了几个“第一”：他是第一位上任后不久就访问以色列的总统，第一位在哭墙祈祷的在任总统，第一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总统，第一位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大使馆的总统。

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是以色列的亲密朋友，是其捍卫者。早在 2013 年，特朗普为内塔尼亚胡拍摄了一则竞选广告。后来他吹嘘自己曾在 2004 年纽约“致敬以色列游行”中担任“大礼官”（grand marshal）。2016 年总统竞选期间，他一直称自己是以色列的朋友。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其中东和平计划的主要缔造者，在特朗普与以色列的关系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特朗普最初表示，他将在巴以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他在竞选后期加强了对以色列的承诺。2016 年 9 月与内塔尼亚胡会晤后，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表声明称，只有“巴勒斯坦人放弃仇恨和暴力，接受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和平。

特朗普几乎无视以色列建立定居点的活动，并关闭了巴解组织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特朗普政府还削减了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并削减了美国一直以来向巴勒斯坦当局提供的大部分援助。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开始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这些制裁不是一次性的。

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依赖很容易解释。与美国保持牢固关系的能力是评判所有以色列总理的标准之一。而内塔尼亚胡尤其

渴望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可能因涉及三项腐败案而被起诉。距离以色列大选只有两周多一点的时间，内塔尼亚胡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强大的对手本尼·甘茨（Benny Gantz）和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内塔尼亚胡迫切需要树立自己不可或缺的形象——唯一能处理好与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关系的以色列政治家。

如何解释特朗普对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的深厚感情以及惊人承诺呢？对特朗普而言，采取超越前任的亲以色列议程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举措，很容易就能与奥巴马区别开来，也能在美国的关键选民中赢得加分。通过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政策（无论对错），特朗普很容易就能被载入史册。

政治在每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竞选承诺和吸引选民很少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在谈成和平协议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或在那里设立大使馆对外交政策没有任何好处；切断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本周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对外交政策能有什么好处？这些行动旨在吸引国内选民，包括福音派基督徒、保守派共和党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美国犹太人，尽管大多数是民主党人。

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政策旨在让共和党成为亲以色列政党，同时把民主党塑造成反以色列和反犹太的政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确保美以关系持久的最关键因素——两党合作。

在这方面，特朗普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大量帮助。后者长期以来与美国共和党政客结成联盟。在以色列问题上打党派牌可能是短视的，因为民主党迟早会重新入主白宫，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显然都起了作用。

尽管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经常反复无常，但他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很稳定。内塔尼亚胡把特朗普比作让犹太人

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居鲁士大帝。这个比喻可能接近特朗普眼中的自己。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民调显示多数选民愿意再次投票支持特朗普

《国会山报》网站 3 月 26 日载文称，在—项新的民意调查中，美国大多数登记选民表示，他们将考虑投票支持特朗普连任。

根据 Hill-HarrisX 对 1000 名登记选民进行调查的结果，54% 的登记选民表示会考虑投票支持特朗普，46% 的人则表示不会。2016 年表示支持特朗普的人可能会再次支持他，其中 95% 的受访者表示，有理由在 2020 年再次投票给他。相反，在 2016 年支持希拉里的选民中，76% 的人表示“永远”不会投票给特朗普，24% 的人表示至少会考虑投票给特朗普。

对于那些愿意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来说，经济是最主要的原因。2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投票给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共和党民调专家埃德·戈阿斯 (Ed Goeas) 说：“很明显，经济问题在每次总统选举中都是重中之重。”3 月 18 日 CNN-SSRS 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此外，在愿意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中，18% 的人认为，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他们考虑投票给特朗普的主要原因。

### 美刊：对特朗普而言，美国越混乱对其越有利

《大西洋月刊》网站 4 月 1 日载文称，特朗普最近在移民和医改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说明，他并非为了“修补美国制度”，

而在于加剧混乱，以获取政治利益。

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决定取消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的援助，尽管拉美专家表示此举可能加剧这些国家的经济困境，进而引起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特朗普的其他移民政策，如关闭美墨边境和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似乎都在加剧而非解决移民问题。这样，他就能利用移民问题煽动美国本土主义者的恐惧，帮助他实现连任。

特朗普还对“平价医疗法案”(ACA)发起了攻势。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他削减了补贴，支持废除强制参保条款。但特朗普政府对于医保仍没有明确的计划。上周，特朗普要求联邦上诉法院废除 ACA，他很清楚此举可能不会成功，但无论结果如何，特朗普都能在政治上实现“双赢”：若法院准许废除 ACA，他便达成目的；若法院拒绝，他便以此为口实攻击司法系统。

对于特朗普而言，阻止移民和改善医疗，都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政治诉求才是关键。让局势陷入动荡，使情况变的更糟，特朗普就越有可能实现政治目标。

### **美媒：特朗普在与穆勒的较量中取胜**

《国会山报》网站载文称，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公布了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结果摘要，特朗普在与穆勒的较量中最终取胜。以下是五大看点。

第一，特朗普取得重大胜利。巴尔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或任何与之相关的人在 2016 年大选中与俄罗斯密谋或协调。”考虑到穆勒为调查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个结论很有分量。

第二，民主党面临苦战。穆勒的调查一直是针对特朗普的调

查中最重要的。没有强烈党派倾向的选民会把穆勒的发现当作最终结论。这使得民主党很难为进一步的调查找到理由，而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也更容易将这些调查定性为带有政治动机的诽谤。

第三，妨碍司法公正疑云。巴尔在信中称：“在被审查的行为是否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上，穆勒没有得出结论。”这似乎表明穆勒发现了至少接近于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的证据。穆勒可能发现了一些在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没有上升到涉嫌犯罪的程度。

第四，弹劾的可能性下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月早些时候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对弹劾踩刹车。她说：“弹劾会严重割裂国家。除非有令人信服、两党认同的证据，否则我们不应该走这条路。”巴尔的信显然无法提供弹劾的理由，因此无法争取独立人士或温和派选民支持弹劾。

第五，媒体努力挽回颜面。不可否认，媒体中最狂热的反特朗普人士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穆勒的结论让他一开始的自信预测显得愚蠢、粗暴和天真。特朗普及其盟友将更猛烈地抨击媒体。

## 哈佛法学院：美国上市公司 CEO 更偏爱共和党

美国上市公司的 CEO 能够通过影响公司政治开支以及发表政治观点这两种途径来影响美国政治。相较于民主党，这些 CEO 更偏爱共和党。

哈佛大学法学院近日发布报告，分析了一些美国最大的上市公司 CEO 的政治偏好，首次系统地提供了有关美国当代上市公司 CEO 党派倾向的证据。研究显示，CEO 对美国的政策制定和政治有重要影响，而且相较于民主党，CEO 们更偏好共和党。报告摘

要如下：

本研究利用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的记录建立了一个综合数据库，收录了 2000 年至 2017 年间担任过标准普尔 1500 指数公司 CEO 的 3500 多人的政治捐款情况，进而对这些 CEO 的政治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本研究中，若某位 CEO 将超过三分之二的竞选捐款捐给了共和党，则将其归类为共和党人；若捐给民主党，则将其归为民主党人；若给两个政党的捐款相差不大，则将其归为中立派。

标准普尔 1500 指数公司的 CEO 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在美国选民中所占的比例不到 0.001%，但他们对美国的政策制定和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理解他们的政治偏好对于理解美国民主的内在动力非常重要。

尽管上市公司只占美国公司总数的 0.06%，但它们占私营部门就业的 31.3%，销售额的 41.3%，税前利润的 51.1%。作为公司内部的关键决策者，CEO 们掌控着国家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他们的决定可能对就业、财富、税收甚至当地社区的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事实使上市公司 CEO 成为经济中的重要人物，同时也让 CEO 能够通过决定公司政治开支以及发表观点这两种途径来影响决策和政治。

研究发现，大多数 CEO 同时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捐款，但超过 60% 的 CEO 是共和党人，其余的则分为民主党人和中立派。下图显示了 CEO 捐款中党派偏好的完整概率分布。图表显示，在只支持一个主要政党的少数 CEO 中（分布图的两个极端），只支持共和党的 CEO 远远多于只支持民主党的人。

具体而言，CEO 党派倾向与公司规模、行业、地域以及 CEO 性别的关系如下：

企业规模：报告分析了大、中、小三种规模的公司 CEO 的政

治偏好分布。研究表明，在每个组别中，共和党 CEO 的比例都超过 54%，其中，小型公司的比例最高，为 59.7%；民主党 CEO 在每个组别中的比例都低于 22%，其中，在大型企业中比例最低，为 14.9%；此外，CEO 中中立派比例最高的是大企业，为 30.2%。

产业：报告采用“法马-佛伦奇”（Fama-French）行业分类法，将上市公司分为 12 个行业。调查显示，所有 12 个行业的 CEO 都更偏向共和党。其中，最倾向共和党的行业是能源，该行业中 88.7% 的 CEO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只有 4.9% 的 CEO 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 12 个行业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 CEO 比例最高的行业是巴士零部件（bus-equipment），比例为 30.1%，但仍低于共和党的 48.5%。

地域：报告采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划分方法，将美国分为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四个区域。研究表明，在每个地区，共和党 CEO 的数量都超过了民主党 CEO 的数量。然而，不同地区亲共和党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这表明 CEO 偏好与公司所在地区的政治偏好之间存在关联。在东北部和西部，共和党 CEO 所占比例分别为 40.4% 和 45.1%，民主党 CEO 所占比例为 29.3% 和 26.4%；然而，在中西部和南部，共和党 CEO 所占比例均超过 68.2%，而民主党 CEO 的比例低于 10%。

CEO 性别：研究发现，男性 CEO 明显倾向于共和党，而女性 CEO 则不然。虽然共和党男性 CEO 的人数是民主党男性 CEO 的三倍，但共和党女性 CEO 仅略多于民主党女性 CEO。共和党 CEO 占男性 CEO 的 58.3%，但仅占女性 CEO 的 34.0%。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